

五四以来

电影剧本选集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

## 下 卷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000

XXXXXXXX

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下卷）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编 辑 出 版

北京七十七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插页：4 字数：375,000

1981年9月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71001—81000册

（内平装本69,500册）

---

统一书号：10061·312

定价：（ ）元

1.45元

## 目 次

|                     |                                 |            |
|---------------------|---------------------------------|------------|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 史东山                             | ( 1 )      |
| 一江春水向东流 .....       | 蔡楚生 郑君里                         | ( 83 )     |
| 万家灯火 .....          | 阳翰笙 沈 浮                         | (231)      |
| 梨园英烈 (二百五十小传) ..... | 田 汉                             | (311)      |
| 乌鸦与麻雀.....          | 陈白尘 (执笔) 沈 浮、郑君里<br>赵 丹、徐 韬、王林谷 | 集体创作 (365) |

0027/35

# 八 千 里 路 云 和 月

(1947 年摄成影片)

史 东 山



夜色苍茫的田野间，突然轰起排炮。接着便是重重迭迭的战争场面，和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后几天上海报纸报导战事消息的大字标题，迅速地、参差地一张张堆积起来。在这里面看见我们民众纷纷动员了，到处有街头讲演，甚至动员到了“一二八”时代残废了的老战士和小学生。宣传品满天飞来。募捐献捐的人争先恐后。最后看见我们“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朋友们从一家电影厂出发了，两辆卡车上装满了行李和人。

在群众的掌声中，演剧队长站在行李上，在队旗旁边向送行的亲友们致临别赠言：“我代表演剧队向你们大家表示感谢。我希望在最短的期间内，能和电影界、戏剧界的朋友们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再一度掌声，车就开走了。有人临时才跳上车去，很多人呼着“再会”，还有许多人抢上去再握握远征人们的手，甚至跟着跑几步。直到车子开快了，队员们并没有离别的情绪，反而挥手欢呼而去。到场送行的人们都挥着手或帽或手帕，母亲们不免哭了，父亲或女儿安慰着她们。礼彬等一群青年男女齐声回答说：“我们跟着就会来的！”“你们放心，我们就来！”

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学生放下了挥着手帕的手，低下头来，似乎有很多感触的样子，她眼角没有泪痕，大概可以判断她不过是来送一个普通的朋友或同学而已。站在她身后边一个比她年轻一点的女孩子望着那些活泼或顽皮的演剧队员在笑，有点羡慕，但显然不是有动于中。她走上前一步跟前面那个女孩子说：

“好了！玲玉姊，咱们回去吧！”

她就挽着她的手臂一起走着。玲玉在沉思中，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告诉那个女孩子说：

“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

“玲玉姊，你决定跟后面几队走吗？”

“……我很想……你呢？”

“玲玉姊去，我也去。”

“姨父姨母不会骂吗？”

“我闹，我哭，爸爸妈妈就会答应我去。”

玲玉浅浅地笑了一笑，似乎不太相信她有这样的决心，就又沉入自己的心思中去了。二人静静地走出了电影厂的大门。

这是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太小的亭子间。屋内相对地安置着两张不同式样的单人床，一只单面抽屉的小写字台，上面放着些书籍文具，墙上挂着几张外国文学家的画像和西洋画。室内陈设简单、朴素、整洁，但也不免有几样化妆品。床头茶几上的无线电传来当时最流行的《毕业歌》的歌声。但同时隐约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和偶然的几下机枪声。玲玉在房里徘徊着，最后坐在写字台边的椅子上，一手撑着脸，沉思着。无线电接着播放四部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无线电播放的这支雄壮的歌声似乎也传来了作曲者和歌唱者的精神。



玲玉心神专注地听着歌唱，她被歌声所感动，精神随着歌声而更兴奋、更坚决，终于露出决然一笑。她开了电灯，关上无线电，去取箱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喊她：

“玲玉妹！玲玉妹！”

喊声自远而近，并且听见皮鞋走路脚步声奔了过来，玲玉回过头去。

亭子间门外的梯级上走下来一个青年：柳条纹纺绸短衫裤，翻起了袖子，擦得满头的司丹康，光白的脸庞，象是一个洋货店里的跑街。他走近玲玉，说：

“玲玉妹，听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玲玉坐了下来，说：

“怎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爸爸妈妈骂了她一顿，妈妈还说也不让你去。”

这时忽然又听见楼梯响，表兄回头时——

姨母首先赶了下来，姨父衔了一支雪茄烟慢慢地跟在后面。姨母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说话了：

“玲玉啊！这件事叫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去唱戏！你爸爸知道了不要把我骂死！”

表兄退在一旁望着玲玉。

玲玉温文地回答姨母：

“我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哪，姨母。”

“有学问！”姨母似乎不相信。

玲玉的姨父从外形上看来显然是一个旧式商人。他用冷冷的口吻向玲玉说：

“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调，很不安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会变坏。”

玲玉听了这句话神色很不自在，有点愤愤然，转过身来。听见姨父继续说：

“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托过我们。现在……”

玲玉到这时已不能忍耐，她愤然站起，转过脸去，姨父的话被她这个动作所遏止。

玲玉转过身来，忍不住激动地说：

“姨父，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讲得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我只有……，父亲那儿，我会写信去告诉他老人家，并且说我是违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没有法子……”

玲玉不终语而坐，两手盖着脸，撑着书桌，很难受的样子。表兄向她走近一步，立定在书桌边。姨父站起来，望着她的背影不响。场面僵了一会。

表妹立在楼梯口望着他们，低头用手指甲刻划着扶梯栏杆。

姨父失望地、也有点生气地缓步走出了房门。姨母叹了口气，说：

“真是的，这孩子那么不懂事！”也走出去了。

表兄呆了一会儿，走近她，断然地劝她：

“你就不要去了。你爱国，我知道。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呢？不过你也可以留在上海做做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虽然也常常演戏，可是现在要去和那些电影明星和那些戏院里的人搞在一起，正式加入戏班子，我觉得也是不大好……”

玲玉再也听不下去，决然地站起来，说：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吧！”

表兄用一只手抚摩着她的肩，说：

“好，你静静地再想一想，我劝你的话是不会错的。吃了晚饭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说着举起两只手抚摩着她的肩膀。玲玉感到毛骨悚然，不高

兴地起立，避开他：

“好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好，我现在先去定好一辆汽车，这几天汽车生意忙得很。”

玲玉不作答，依然两手掩住脸。表兄爽然地出去了。

玲玉听他的脚步声已经走进了前房，立刻站起来，到床底下提起已经整理好了的小皮箱，拿了放在床头的细毛线外衣，轻步走到门口，向前房望了一下，便走下楼去了。

在火车厢里。车声隆隆。模糊的田野夜景在车厢的窗框中逝去。车厢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月光从一方方窗框里斜射在拥挤的乘客身上。二十左右人数的青年男女占了车厢的这一端，他们在低声集谈着，心头不免都感到有点沉重和紧张。在集谈中玲玉偶尔也回答别人一两句话，但比较起来，她的神情最冷静。

玲玉的位置靠着窗边，多半的时候，她在望着月色。同伴分发面包干给她，她笑着道谢。

有两个青年在分发面包干给这一伙青年男女。其中有顽皮的人大声笑着，有人（队长）噤止他们，要他们静听。大家静下来的时候，隐约敌机的声音，自远而近。大家的神色不免紧张起来，有的慢慢在移坐到地上去，有的去倚近她的同伴，或者用手拉住他，互相偎倚着，互相护卫着。玲玉也让开些车窗，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臂，望着敌机的方向。忽然听见连连地响起了轰然的爆炸声，大家趴到地上。机声飞过了头顶。从车窗中看见田野里的火光一处处地轰起。车加速地开着。

一个个趴在地上的紧张的脸色。

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小赵）有点颤抖。

玲玉睁大了眼睛在听着敌机的方向与轰炸声，机声渐渐远去，她慢慢地昂起头来。

胆大些的人早已爬了起来，渐渐大部分人都爬起来了。有的人笑了，说：

“好了，过去了，没事了。”

于是大家都爬起来了。在紧张之后感到了趣味，大家都笑着，互相告慰着，描述刚才过去的情景，闹成一片。突然那个嘻皮笑脸的家伙（小侯）又紧张地噓止大家作静听状。大家静下来，又恢复了紧张的气氛，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很久，只听见远远的几声狗叫而已。小侯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胆小的女孩子去打他，他便又似哭似笑地笑了。

虎丘山下，锣鼓声响，一群民众围着几个卖武艺的人。当中有一个老汉在打锣，一个小姑娘站在他旁边，一个小伙计在打鼓。他们身后有一座架子，上面插了些刀枪剑戟。

似乎在火车上看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在这里卖艺，那个老汉和小伙计似乎也很面熟。

在苏州乡村中的广场上也是锣鼓喧天，一群乡民也围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场面。锣鼓声停下来。

这里卖艺的小姑娘似乎也曾火车上见过，那老汉和小伙计也同样的有些面善。这时那老汉开始道白：

小小刀儿转圈圈，  
五湖四海皆朋友……

一句一声锣鼓。

在苏州城内的广场上也是一群市民围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场面。这里卖艺的小姑娘正在唱着“新编九一八小调”。

这小姑娘显然是改了装的玲玉。不用多说那拉二胡的老汉和那打板的小伙计也有点面熟。小姑娘唱：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老汉（礼彬）拉着二胡，脸上表现着无限感慨。  
小伙计（小赵）打着板，傻傻地望着小姑娘。  
小姑娘显得十分疲乏，但流露出非常感慨的神情。当唱到：

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

她有点头昏目眩，未终曲而止，连忙退到后边箱子上坐下。  
老汉搁下二胡，很生气地向小姑娘走去。

有两个似乎也曾曾在火车上见过的青年（一个是小侯）在这里看卖艺，装作扫兴的样子，说：

“她中气不够，没唱完就停下来了。”

“不灵该，呸啥好看，走吧！”①

“这卖什么艺呢！骗钱的玩意儿。走吧，走吧！”退出了圈子。果然有人被他们鼓动，跟着他们走了。

老汉看见有人走了，就叫着：

“……嗳嗳嗳，诸位，别走啊！有钱的捧场，没钱的帮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花花轿子人抬人啊！这丫头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们就让她来个别的玩艺儿，包管老爷们满意……”

老汉走近小姑娘：

“嗨，我说香姑娘，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断了气了啊！”

---

① 这是苏州话。下文还有许多苏州话，不再一一加注。

香姑娘白了他一眼：

“什么断了气，我还坐在这儿呢！人家提不起劲儿来嚯！”

老汉作怪笑，告观众：

“诸位老爷听见了吗？咱们香姑娘说：（学腔）‘人家提不起劲儿来嚯！’”

引得观众都笑了。老汉又象是对香姑娘，又象是对观众说：

“怎么，怕老爷们不赏钱吗？来来来，现在别唱了。来耍几个‘鹞子翻身’向老爷们讨个情吧！”

于是老汉就退出几步打起锣来。香姑娘勉强支起身体，一长腿，一翻身，就倒在地上了。老汉放下锣就去拿鞭子抽了她一下：

“妈的，你这丫头今天丢尽了我的脸！”

又抽了几鞭。

观众不平，嚷着：

“他妈的，这老头儿手段真辣！”

观众中挺身出来一位青年工人，显然他就是队长，狠狠地骂了一声：

“这老王八蛋！”

他走近那又提起了鞭子要打香姑娘的老汉，喝声：

“把鞭子放下来！”

老汉不服：

“请少管闲事！”

“你不能欺侮她。”

“是我的姑娘，不用你来管！”

老汉举鞭又要打。青年工人于是怒吼：

“放下你的鞭子！”

老汉不理，一鞭还要抽下去，青年工人于是动手了。观众也乱叫：

“打打打！”

“打杀个个赤老!”

青年工人把老汉推倒在木箱上，观众叫好，渐渐围拢。青年工人卡住了老汉的喉咙，说：

“你还敢欺侮人不？你说！”

“让俚僚晓得晓得下淌勿要什更凶！”

很多观众都这样说。也有许多人在叫：

“拖俚僚到公安局去！”

惊退在一旁的香姑娘这时候走过来拉住青年工人，说：

“好先生，请你放了他吧！”

“这王八蛋非教训他一顿不可！”

青年工人这才松了手。香姑娘又向观众讨饶：

“诸位，饶了他吧，这不是他的错啊！”

青年工人和观众都感到很诧异，说：

“个个啥个路道！”

青年工人也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香姑娘哀哀地回答：

“是的。”

观众更表现了惊奇，发出“啧啧”的声音。

“世界上竟有这样狠毒的父亲！”青年工人不禁这样说。

可是香姑娘说：

“先生，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懂得几天没有吃饭的人是会象疯子一样的！”

青年工人惊讶地退开了半步。香姑娘继续说：

“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五年了。”

“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的？”青年工人问。

香姑娘忽然痛哭起来，走上前一步，向观众说：

“是东洋鬼子啊！可恨的东洋鬼子抢了我们家的田，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说着掩面大哭起来。

老汉也象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青年工人看了看老汉，也被激动了。便问香姑娘：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活下去了，就这样到处漂流，要把戏来过活。爸爸一向是爱我、疼我象什么似的。只是他现在……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身上还厉害！”

青年工人低下了头，很难过地说：

“……这样说，我是打错人了！”

老汉忽然站起来，走到青年工人身边，发狂似的打自己的耳光，说：

“你没有打错，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

香姑娘过去抱住他悲哭、哀叫：“爸爸！”

观众都说：“个个小姑娘，心肠哪哼什更好！”

观众中忽然挺出一个乡下人来，他走去拉住老汉胸口上的衣服，说：

“个个老甲鱼（读如唔）还是要拉俚到公安局去办俚一办，让俚僚下淌晓得勿要什更凶！”

这番话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同感，都上来要拉他去。

玲玉惊慌之下冲入围去。

青年工人早在围中劝解。这时也无法分别“剧中人”与“本人”的心理。玲玉、小伙计和几个混在观众中的演员都来解救，纷纷说：

“嗨嗨嗨！你们不能怪他啊！这是日本鬼子的错啊！”

“我们要同他一道去对付日本鬼子才对啊！”

玲玉在慌急之间，竟抱住了扮演老汉的礼彬向大家说：

“我爸爸没有错啊！是东洋鬼子不对啊！你们相信我的话啊！”



观众还是要拉他去。队长没有法子只好揭穿西洋镜，在嘈杂声中提高了嗓子，向观众说：

“嗨嗨嗨，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是在演戏啊！这不是真的啊！”

观众还是不相信。在群情愤激、人声嘈杂中，竟没有几个人听见他的话。

礼彬只好把秃顶的头套和假胡子拉下来，说：

“这是在演戏啊！你们看见了没有？”

于是哄场大笑起来。

玲玉正抱住礼彬，这时倒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站在外圈的观众这时都往中间挤来争看稀奇，有的便叫：

“那么再演下去啊！”

但礼彬告诉他们：

“现在胡子都拉下来了，哪能再演下去呢！（学苏州话）唔笃想想看！”

观众于是又大笑。大家围住玲玉，看新娘似的看个不休，使她窘得无洞可钻。观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那哼什更象！”

“阿要稀奇！”

“真是阿要稀奇之的！”

苏州光明大戏院的门头上，贴着一块红底白字的横幅：上行是“上海救亡演剧队”，下行是“劳军大公演”。观众挤到了马路上。还有许多人正分头涌来。

挤在售票柜前的观众向同伴报导：

“伊笃是来募捐慰劳伤兵格。”

“都是上海下来个明星、大学生，真是勿容易！”

有人说：

“做得来实头象真格。”